

The Little Prince

# 小王子

[法] 圣埃克苏佩里 著

马振骋 译

献给  
孩子们及做  
过孩子的大  
人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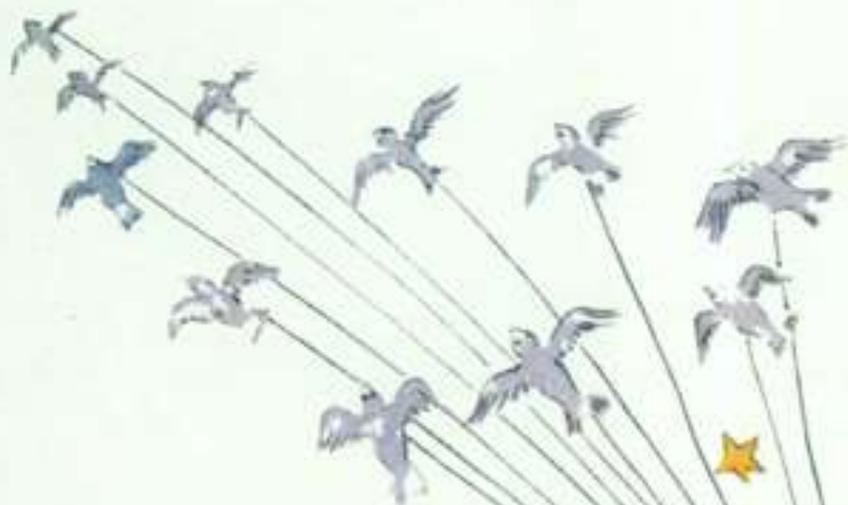
感谢

爱书网 [www.ilovebook.cn](http://www.ilovebook.cn)

提供图书模板

獻給

孩子們及做過孩子的大人們



*The Little Prince*

小王子

[法] 圣埃克苏佩里 著

马振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前言

圣埃克苏佩里  
(1900-1944)称自己  
自己首先是飞行员。  
他为飞行而生，为飞  
机而死。法国把他看  
作是作家、民族英雄，  
在他逝世五十周年之  
际把他的肖像印在五  
十法郎的票面上，在  
法国纸币史上，获这  
项殊荣的文化名人不  
多，只有伏尔泰、莫  
里哀、柏辽兹。对全



世界的大小读者来说，他的盛名来自《小王子》。这篇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童话，从一九四三年发表以来，已译成一百多种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群岛的土语和印度土邦的地方语，销售量达两千五百万册，还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灌成唱片，做成 CD 盘。

一九九四年是圣埃克苏佩里失踪五十周年，从摩洛哥到日  
隆重活动，  
他诞生一百  
几乎每个国

圣埃  
是飞行员，  
但不会是现



本有一百多个  
二零零零年是  
周年，全世界  
家都在纪念他。  
克苏佩里若不  
当然也会写作，  
在这样的作家。

他有意识地把飞机座舱当作书房，飞机是他认识世界的工具，就像农民用铁犁，木工用刨子，天文学家用望远镜，在劳动中逐渐窥探到世界的秘密，然而他们在各领域挖掘到的真理却是无处不在的。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字字句句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思想写照与行动实录。他在黑夜中期待黎明，在满天乱

云中向往中途站，在璀璨星空中寻找自己的星球——一生的喜悦，就是这么单纯。

圣埃克苏佩里一九〇〇年生于法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幼时聪明爱动，写诗歌，摆弄机械，好遐想，功课平平。青年时服兵役参加了空军，复员后在航空公司工作。在原

入德国内地观察纳大林时期的苏联，深

月三十一日，从同盟国驻地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起飞执行任务，钻入云端后就此失去了踪影。

事情已经过去近六十年，虽经多方努力调查，法国甚至还组织了一个追踪圣埃克苏佩里委员会，既没找到尸体也没发现飞机残骸。一九九二年一度盛传在尼斯附



近天使湾海底发现一架飞机残骸，很可能是圣埃克苏佩里当年最后一次驾驶的 p38 战斗机，最后证明不是。那年圣埃克苏佩里的家族成员明确表示，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圣埃克苏佩里的遗骸，都不迁葬，让它留在原地，那是他最理想的归宿。正如睿智的蒙田应该死在床上，激情的莫里哀应该死在舞台上，浪漫的拜伦应该死在希腊战场上，他——圣埃克苏佩里——应该死在空中。

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如《夜航》、《人的大地》初次出现时，他那些雄奇壮丽、非亲身经历绝对描写不出的情景，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惊心动魄。在行 2

动中追求新的人生价值和行为准则；逃出沙漠，飞入雷雨交加的黑夜，在苍穹中绝望地找寻自己的星星，无论文笔与题材都富于现代性。

一九三五年，他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在宵灯下看到一个睡梦中的孩子，他可爱的脸蛋使他想到孩子个个应该是童年莫扎特、传奇中的王子，若得到培育做什么不成。同一年十二月，圣埃克苏

佩里和一名机械师试图创造巴黎——西贡直飞记录，在离开罗二百公里的沙漠上空迷失方向，正俯身在机翼下寻找幽灵般的航标时撞上了一个斜坡。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三天，幸遇一个阿拉伯牧民救了他们。这两件事成了《小王子》故事的经纬线。

那时以后，圣埃克苏佩里喜欢在餐馆、咖啡酒吧的提花餐巾纸上，任意涂抹一个“孤独的小人”，有时戴一顶王冠坐在云端里，有时站在山巅上，有时欣赏蝴蝶在花间飞舞。他寄给亲友的信笺四周也会寥寥几笔画个小人像，犹如他的签名，一眼就知道是谁写的。

《人的大地》发表于一九三九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译成英语后以《风、沙与星星》书名在美国出版，被誉为当年最佳外国文学作品。圣埃克苏佩里于时在美国也很有名声，这使他在法德签订停战协定后想去美国寻找机会继续抗击纳粹。纽约是法国流亡者大本营，却分成誓不两立的派别——维希派和戴高乐派。他主张“法国高于一切”，

要两派捐弃前嫌，共同对敌，遭到两方面的夹攻。他感到孤独无奈。

他生活在纽约，得到美国朋友很好的接待，但是他不喜欢纽约，不欣赏纽约人的生活方式，尤其谴责美国人当时企图置身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

一天，在纽约一家酒馆，美国出版家希区柯克看他在画小人儿，瞧了瞧，说你为什么不给他写本书呢。这句话触动了圣埃克苏佩里的灵机，他索性超越国界，]，%超越战争与和平，从人类的生存来对待正在发展的物质文明，写出了《小王子》这部书。

《小王子》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使评论界和读者都感到意外，一直写飞机的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一篇童话；全世界烽火连天，血肉横飞，这个在虚无缥缈中的小王子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小王子与他的玫瑰花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

现代大工业蓬勃发展，社会生活日趋物质化，使人时时刻刻感到威胁，原有的身份逐渐失去，成为大机器中不由自主的零件。短短几万字的《小王

子》是圣埃克苏佩里哲学思想的诗情总结。《小王子》用童话形式写成，但是其中深意又决不是儿童单独能够理解的，如果小孩要看，拉着大人讲给他听，大人在讲的时候也会找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促成大人小孩一起看，就像在书的第四章说的：“我乐于把这个故事的开头写得像篇童话。... ..只是我不喜欢人家不当一回事地读我这本书。”

其实，我们可以把《小王子》里那几句俏皮的献词看作是书的钥匙。圣埃克苏佩里把书献给最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虽是个大人，还保持一颗童心，懂得人生的艰辛。他有重要信息通过他传达给不懂事的大人：“蟒蛇吞了大象。”那时正是法西斯猖狂地要征服世界，但是大人们没有一个懂得... ..从这里展开一个个隐喻，要大家明白地球很小，花儿很脆弱，就像人的出现是宇宙间各种条件奇迹般的凑合；羊要吃花朵，人虽给羊配上了嘴套，还是难免会有疏忽，更何况嘴套上又忘了配一根皮带可以系上... ..这一切使人读了感到责任，拯救文明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圣埃克苏佩里用小学生也能读懂的语言，接触到人类最重大的问题，背景又放在无边无际、纯洁一片的黄沙前，满篇氛围似真非真，似梦非梦，迷蒙含蓄。他还自己画上稚拙的插图，空灵别致。最后一幅是两条交叉的弯线上一颗星星，这是小王子在地球上出现后又消失的地方。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也最凄凉的景色。圣埃克苏佩里画完以后，过了一年自己也像小王子那样消失了，“一点声息没有”，留下一个谜，一个问题，一个悬念。像断了的梦。

马振骋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日

## 献给 莱翁·维尔特

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我有一条正当的理由：这个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另有一条理由：这个大人什么都懂，即使儿童读物也懂。我还有第三条理由：这个大人住在法国，正在忍冻挨饿。他很需要有人安慰。要是这些理由还不够充分，我就把这本书献给这个大人曾经做过的孩子。每个大人都是从做孩子开始的。（然而，记得这事的又有几个呢？）因此，我把我的献词改为：

献给童年时代的 莱翁·维尔特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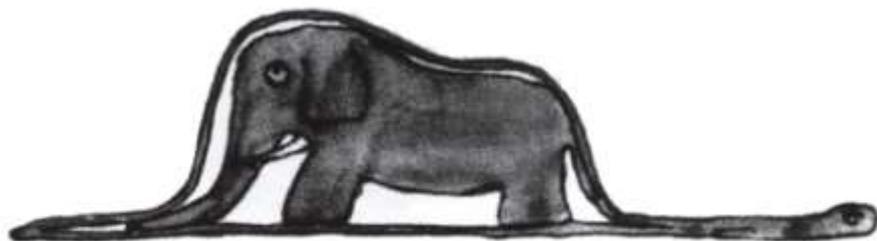
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回看到一幅壮丽的图画，登载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书中，书名叫《亲身经历的故事》。画的是蟒蛇吞野兽。下面是这幅画的摹本



书中说：“蟒蛇捕到猎物，一口不嚼，囫囵吞下，然后不再游动，睡上六个月把它消化。”我于是对丛林中的种种猎奇反复思索，拿起一支彩色笔，也画成了我的第一张画。我的作品一号。原作如下：



我给大人看我的杰作，还问他们看了我的画怕不怕。他们回答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为了让大人看懂，我又补画了蛇的内部。大人总是要人给他们解释。我的作品二号是这样的：



大人劝我别画什么剖视的或不剖视的蟒蛇图，把心思用到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上去。我就是在六岁的时候，一个光辉的画家生涯中辍了。我的作品一号、作品二号没有获得成功，使我心灰意懒。大人自个儿什么都不懂，要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解释，真够孩累的。

我不得不另选一个职业，学上了驾驶飞机。我在世界各地到处飞行。地理确实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眼就可区别中国和亚利桑那<sup>①</sup>。夜里迷了路，这是非常有用的。我一生中跟许许多多的正经人有过许许多多的接触。我在大人中间生活了很久，对他们进行过深入的观察。这并没有改进多少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始终把作品一号留着，遇上一个我看来头脑略微清醒的大人，就用图画考验他。我要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懂事。但是没一回他们不是回答：“这是一顶帽子。”于是我不跟他谈蟒蛇，谈原始森林，谈星星。我迁就他。我跟他谈桥牌、高尔夫球、政治和领带。大人很高兴，认为结交了一个如此明白事理的人。



我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落落寡合，找不到一个说话投机的人，直到六年前遇到一次故障，降落在撒哈拉沙漠。发动机里的什么出了毛病。身边没有机械师，没有乘客，我准备靠自己去完成一项困难的修理工作。这对我是桩生死攸关的事。我带的水勉强喝一个星期

第一夜，我在沙地上睡着了，远离人烟一千里外，比大洋中乘小舟漂泊的遇难者还孤独。天蒙蒙亮，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把我唤醒时，你们想象我是多么惊奇。这个声音说：

“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

“嗯！”

“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看到一个见所未见的孩子，神情严肃地望着我。

我跳起身，像遭了雷击。我把眼睛揉了揉，要瞧个仔细。我看到一个见所未见的孩子，神情严

肃地望着我。下面是我后来给他画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不过，我的作品，说实在的，远远不及他本人可爱。这不是我的错。我的画家生涯是六岁的时候被大人断送的。我从来没有画过别的，除了那两张剖视的和剖不剖视的蟒蛇图。

我两眼圆睁，望着这次显灵不胜惊讶。别忘了，我远离人烟一千里外。我的小人儿既不像迷了路，也不像要累死、饿死、渴死、怕死的样子。外表上决不是个走在沙漠中心、远离人烟一千里外的孩子。

终于能够开口时，我对他说：

“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慢悠悠地又说了一遍，仿佛这是桩非常正经的事情：

“请你……给我画一只绵羊……”

当奇迹过于动人心魄时，谁敢不照着办呢。尽管远离人烟一千里，处在死亡的威胁下，这件事看来有多么



荒谬，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支钢笔。但是，我过去主要学的是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想到这里，我(没好气地)对小人儿说我不会。



他回答说：

“没关系。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从来没画过绵羊，只会画两张画，就把其中一张给他重画了一遍。就是那张不剖视的蟒蛇图。听了小人儿的回答，我傻了眼：

“不!不!我不要蟒蛇吞大象。一条蟒蛇，太危险。一头大象，又太占地方。我家才一丁点儿大。我要的是一只绵羊。给我画一只绵羊。”

我画了起来。

他仔细看了一眼，然后说：

“不。这一只病得很厉害。给我另画一只。”

我又画。

我的朋友露出善意的微笑，宽容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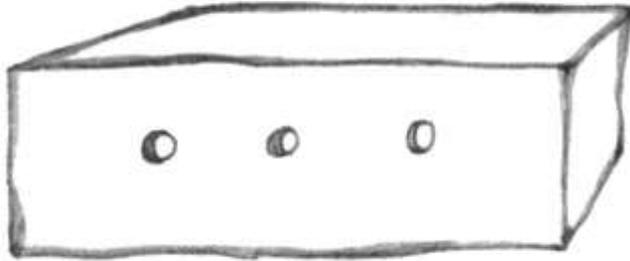
“你看……这不是一只小羊，是一只大公羊。它有角……”

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像前几张一样遭到拒绝：

“这只太老了。我要一只绵羊，可以活很久”

因为急于动手拆卸我的发动机，我不胜其烦，涂下了这一张。



然后嚷嚷说：

“这是箱子。你要的绵羊在里边。”

令我惊奇的是我的小法官居然笑逐颜开：

“我要的正是这个。你说要给这只羊备上很多草料吗？”

“问这个干吗？”

“因为我的家才一丁点儿大……”

“肯定够的。我给你的绵羊也一丁点儿大。”

他低下头看画：

“不那么小吧……咦。它睡熟了……”

我就这样认识了小王子。



### 第三章

我过了好久才明白  
他从哪儿来的。小王子向  
我提了许多问题，对我向  
他提的问题则像没听见似  
的。那些话都是在不经意  
时说的，三三两两，终于  
向我露了他的底细

小王子发出清脆动听的  
笑声，我听了老大不高  
兴。我希望人家不要拿我  
的不幸打哈哈。他接着  
说：



“这么说来，你也是从天上来的啦！你住在哪颗星球？”

立刻，对他的神秘降临，我看到了一点儿眉目。我冷不防地问他：

“你从另一颗星球来的吧？”

但是，他不回答我。他望着我的飞机，慢慢点头：

“说真的，乘着这个，你来的地方不会太远……”

他长久地陷入沉思。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绵羊，呆呆地望着他的宝物，出了神。听了“你来的地方”这句欲言又止的知心话，会引动我多大的好奇心，你们是可以想象的。我千方百计要探听虚实。

“你从哪儿来的，我的小朋友？‘你的家’在哪里？你要把我的绵羊牵到什么地方去？”

他默默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你给了我一只箱子，很好，到了夜里，可以给羊当屋子住。”

“当然，你要是乖，我还给你一根绳子，白天把羊拴住。再给你一根木桩。”

这个建议好像触犯了小王子：

“把它拴住？你的想法真怪！”

“羊不拴住，会到处乱跑。会走丢的……”

我的朋友又发出清脆的笑声：

“你要羊往哪儿跑？”

“哪儿都行。一直往前……”这时，小王子认真指出说：“这没关系，我那个地方，一丁点儿大。”可是也有点儿闷闷不乐地加上一句：“一直往前，也走不了多远的……”



##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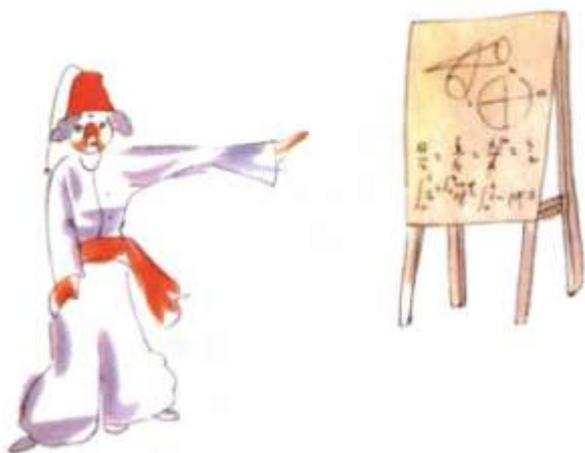
我就是这样了解到第二件大事：他出生的星球比一幢房子大不了多少！

这倒并不叫我惊奇。我知道，除了有名有姓的

大星球：地球、木星、火星、金星等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星球，小得连望远镜也很难观测。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星，编个号码作为名字。比如叫：小行星 3251 号。

我有根有据地相信，小王了来的那颗星球是小





行星 B612 号。这颗小行星只是在一九零九年被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窥见过一回。在一次国际天文会议上，他把自己的发现论证卫番。

但是，由于他穿的那套衣服，没有肯想念他。大人就是这个样。

幸而，为了维护小行星 B612 号的声誉，土耳其独裁者制他的老百姓改穿欧洲服装，否则按死罪论处。这位天文学家在一九二〇年，身穿一套雅致的西服，又做了一番论证。这次，大家附和了他的意见。

我所以说出小行星 B612 号的来龙去脉，透露了它的编号，是为了那些大人。大人喜欢数字。你跟他们谈起一位新朋友，他们决不会



问本质的东西。他们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怎么样？他爱好什么游戏？他搜不搜集蝴蝶？”而是问：“他岁数多大？几个兄弟？体重多少？他父亲挣多少钱？”这样问过以后，他们认为对他有所了解。如果你对大人说：“我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红砖砌的，窗前天竺葵，屋顶上有鸽子……”他们想象不出这幢房子是什么样的。要是说：“我看到一幢房子，价值十万法郎。”他们会惊呼：“多漂亮呀！”

因而，你对他们说：“从前有过一位小王子，他长得很可爱，喜欢笑，要一只绵羊。一个人要绵羊，就是他存在的明证。”他们会耸耸肩，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他来的那颗星球是小行星 B61 2 号。”他们就深信不疑，不会再问他们的问题跟你纠缠了。他们就是这个样。不应该怪他们。孩子对大人应该宽宏大量。

当然，我们这些理解生活的人，才不把数字放在眼里呢。我乐于把这个故事的开头写得像篇童话。我愿意说：“从前，有一位小王子，住在一颗比自己

大不了多少的星球上，需要一位朋友……”对于理解生活的人来说，这样会真实得多。

只是我不喜欢人家不当一回事地读我这本书。我提起这些往事，感到非常忧伤。我的朋友领着他的绵羊离开已经六年了。我在这里描述他，是为了不忘记他。把朋友忘了是桩伤心的事。并不是人人都有过朋友的。我也可能变得像个大人，除数字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买了一盒颜料，几支铅笔。在我现在这个年龄重执画笔，可不容易，况且以前没有尝试过画别的，除了一张剖视的蟒蛇和一张不剖视的蟒蛇，还是在六岁的时候。当然，我会努力画几幅逼真的肖像。但是成功不成功，我没多大把握。有时一幅画得还可以，另一幅却画得不像了。我对他的身材也记不真切。这幅画上，小王子太高；那幅画上，又太矮。我对他的衣服颜色也说不准。于是我信手涂抹，摸索出个大概。我对某些较重要的细部也可能弄错。但是对这一切，大家应该谅解。我的朋友从来不作解释。他可能以为我和他一样。但是我，不幸得很，不会

透过箱子看到里面的绵羊。我也许有点儿像大人了。  
我一定老了。



我有根有据地相信，小王子来的那颗星球是小行星 B612 号。



每天，我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星球，关于启程、游历的情况。这是逐渐思索来的，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就这样，在第三天，我听到了猴面包树的故事。

这次，也是由绵羊引起的，因为小王子突然问我，好似疑虑重重：

“绵羊吃灌木，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

“啊。我很高兴。”

我不明白，为什么绵羊吃灌木有这么重要。但是小王子又说：

“这样说来，绵羊也吃猴面包树啦？”

我提醒小王子，猴面包树不是灌木，而是教堂一样巍峨的大树，即使他带了一群大象，这群大象也啃不掉一棵猴面包树。

提到象群，小王子笑了：

“那得把它们一个个擦起来喽……”

但是他明智地指出：“猴面包树在长大以前还是很小的。”

“这话不错。但是你为什么让你的绵羊去吃初生的猴面包树呢？”

他回答我说：

“哦。那还用说！”

仿佛这事不说自明。要我自个儿去理解这个问题，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是的，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如在任何星球上一样，有益草，也有毒草。从而，有长益草的好种，也有长毒草的孬种。但是种子是看不出来的。它们沉睡在土地的深处，直到其中一颗不知怎的要醒了……于是，它伸伸懒腰，羞答答地朝太阳钻出一枝玲珑可爱、与世无争的幼苗。若是萝卜或是玫瑰的枝条，可以任它茁长。若是一株有害的植物，一认出就得马上拔掉。小王子的星球上埋着可怕的种子……这是猴面包树的种子。星球的土壤内部到处都是。对猴面包树动手迟了，就永远别想剔除干净。枝叶布满星球表面，树根刺穿星球内脏。要是星球太小，猴面包树又太多，猴面包树会把星球撑破的。

“这是一个生活纪律问题，”小王子后来对我说。“一清早自己梳妆打扮结束，也应该给星球梳妆打扮。猴面包树刚长出的时候，跟玫瑰树十分相像，一旦认出后就要定时强制自己把它们拔掉。这工作枯燥无味，但也很简单。”

一天，他劝我认认真真画一张，好让我们那里的孩子牢记不忘。他对我说：



“他们今后外出旅行，就用得上。有时工作耽误一点儿不会引起后果，要是涉及到猴面包树，必然造成一场灾难。我知道有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懒汉。他漏过了三株灌木……”

在小王子的指点下，我画成了这颗星球。我不喜欢用伦理学家的口吻说话。可是，认识到猴面包树危险性的人那么少，小行星上迷路者遇到的风险又那么大，我这人向来拘谨，这次却一反常态，大声疾呼：

“孩子们。要当心猴面包树。”

为了告诫朋友，提防我长期面临而又木然不知的危险，我拿这张画画了很久很久。我公之于众的教训是值得我这般认真的。你们或许会纳闷：

“这本书里其他几张画，为什么都不及猴面包树这张有气势？”

回答很简单：我也想画好，但是没有成功。可是画猴面包树的时候，我感到忧心如焚



猴面包树



第六章

啊!小王子!我就这样渐渐明白,你过着忧郁的小日子。很长一段时期,你惟一的消遣是欣赏夕阳的清辉。我知道这件新鲜的小事,是在第四天早晨,那时你对我说:

“我喜欢看太阳下山。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但是要等……”

“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

你起先显得非常惊讶,后来又自个儿笑了。你对我说:

“我一直以为在自己家里呢!”

不错。在美国,时当正午,在法国——众所周知——恰值夕阳西下。要是能够在分钟内赶到法

国，当然可以观看日落。不幸，法国太远了。但是，在你那个一丁点儿大的星球上，你把椅子移动几步就可以了。你何时想看，何时就可望见落日的余晖……

“有一天，我看了四十三次太阳下山。”





第七章

第五天，还是亏了那只绵羊，才泄露了小王子的生活秘密。他忽然直截了当地问我，像对一个问题默默思考了很久：“绵羊吃灌木，当然也会吃花了？”

“绵羊遇上什么吃什么。”

“带刺的花也吃？”

“是的。带刺的花也吃。”

“那刺长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我那时忙于把发动机上扣得紧紧的螺栓拧下来。我十分担忧，故障看来非常严重，饮用水也日益耗尽，叫我感到大难临头了。

“那刺长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从不放弃。我正被螺栓弄得心烦意乱，随口说：

“刺长出来没什么用，完全是花的心眼儿坏。”

“哦！”

沉默了一会儿，他带点怨恨地冲着我说：

“你的话我不信！花是娇弱的。她们天真，尽量给自己壮胆。她们长了刺以为可以把人家唬住。”

我没理会。这时，我对自己说：“螺栓要是再拧不下来，我一锤子把它砸了。”又是小王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相信花会……”

“别烦了！别烦了！我什么都不信！我是随口回答的。我要忙我的正经事！”

他望着我愣住了。



“正经事！”

他看见我手里攥个锤子，指头上沾满黑色油污，俯在一个在他看来丑陋不堪的玩意儿上。

“你说话像个大人！”

这句话说得我有点儿难为情。但是他无情地接着说：

“你就是说不清楚……你就是不会区分！”

他真的气坏啦。一头金发在风中乱摇：

“我到过一颗星球，那里有一位红脸先生。他从来没有嗅过一朵花。从来没有望过一颗星星。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除了加法以外，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整天像你一样反复说：‘我是个正经人我是个正经人！’神气活现，自命不凡。但他不是个人，是个蘑菇。”

“是个什么？”

“是个蘑菇！”

小王子这时气得面孔煞白。

“几百万年来，花身上长刺。几百万年来，羊还是吃花。花为什么费那么大工夫去长一些没用的

刺，弄明白这件事不正经吗？羊与花要打仗，这不重要吗？这不比红脸胖子的加法更正经、更重要？如果我认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哪儿都不长，只长在我的星球上，而一只小绵羊，一天早晨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一下子把它毁了，这不重要吗？”

他的脸红了一下，接着说：

“要是有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仅有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羊若把花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这个还不重要？”

他说不下去了。突然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天早黑了。我扔下工具，也顾不得锤子、螺栓、口渴、死亡。在一颗星上，在一颗星球上，也就是在我的这个地球上，有一位小王子需要安慰。我把他搂在怀里，摇他。对他说：“你爱的那朵花不会有危险……我给你的绵羊画一只嘴套……我给你的花画一副铠甲……我……”我自己也不知所云了。我感到十分笨拙。不知道怎样打动他，怎样接近他……眼泪的王国太神秘了。



## 第八章

我很快学会了更好地去认识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直长着一些非常朴素的花，花冠上只镶一轮花瓣，不占地方，不碍事。在草丛中朝开暮落。但是，不知从哪儿吹来的一颗种子，有一天抽



出了芽，小王子密切注视这条与众不同的嫩枝。可能是一棵新品种的猴面包树。但是枝条很快停止往上长，开始孕育花朵。

小王子眼见它形成一只大花蕾，感到从中会出现奇迹。但是这朵花躲在绿屋内，梳妆打扮没有个完。她细心选择颜色，缓缓披上衣衫，把一枚枚



花瓣整理梳齐。她不像虞美人那样形容憔悴地就往

外走。她要仪态万方地来到世上。喔，是的。她非常爱俏。她躲着人梳妆了好多好多天。然后，一天早晨，恰在日出的时刻，她露面了。

她，精雕细琢了那么久，却打着哈欠说：

“啊。我刚醒哩……原



谅我……还是蓬头散发的……”

小王子那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倾慕：

“您真美！”

“是吗，”花儿轻声细气地回  
答，“我和太阳同时诞生……”

小王子猜想她不很谦虚，可是她那么动人！

“我相信这是进早餐的时间了，”她马上接着说，  
“劳驾给我……”

小王子满脸羞惭，去找了一壶清水奉献给她。

这朵花虚荣多疑，不久把小王子折磨得很苦恼。  
比如说，有一天，提到自己的四根刺，她对小王子  
说：

“那些老虎会张牙舞爪扑过来的！”

“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表示不以为  
然，“而且老虎也不吃草。”

“我可不是一棵草，”花儿低声回答。

“原谅我……”

“我才一点儿不怕老虎呢，可是风叫我讨厌。  
你没有屏风吗？”

“见了风讨厌……一株植物像这个样，那是没治了，”小王子早已看到眼里，“这朵花太鬼了……”

“晚上，您把我放在罩子底下。您这里太冷，我住不惯。我来的那个地方……”

但她没说下去。她是从种子来的，不可能在其他世界有什么经历。她撒的谎那么幼稚，叫人抓住了又感到委屈。她咳上两三声，反怪小王子的不是：

“屏风呢？……”

“我刚要去找，可是您跟我说上话了。”

这时，她故意咳得更响，存心要他不安。

小王子尽管满腔热情，也很快对她产生了怀疑。他把这些琐言碎语看得过于认真，反招来许多烦恼。

“我不应该信她的话，”有一天他对我吐露，“花的话不应该信。花是供观赏和嗅闻的。我的星球有了这朵花芳香扑鼻，但我不懂得应该为此高兴。老虎爪子这事惹得我非常恼火，原本可以打动我的心……” 他还对我说：

“我那时一点儿不是言辞来评论她。光明。我不应该一走诡计后面隐藏的一盾！但我年纪太小，不懂得爱她。”





第九章

我相信他是乘候鸟的一次迁徙出走的。动身那天早晨，他把星球收拾整齐，将活火山口仔细疏通。他有两座活火山，清晨热早饭方便得很。他还有一座死火山。但是正如他说的：“以后的事很难说！”把死火山口也同样疏通一番。火山口保持畅通，火山燃烧缓慢均匀，就不会引起喷发。火山喷发如同烟囱冒火。当然，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太渺小了，没法打扫火山。所以火山给我们造成那么多麻烦。

小王子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拔掉最后几株猴面包树。他相信自己一走就不会回来了。但是这天早晨，这些日常工作在他看来极其亲切。最后一次浇花，准备盖上罩子的时候，他一阵心酸，发觉自己想哭。

“分别啦，”他对花说。

但是她没有回答。

“分别啦，”他又说了一遍。  
花咳嗽一声。不是因为她感冒。



动身那天早晨，他把星球收拾整齐，将活火山口仔细  
疏通。

“我以前真傻，”她终于对他说，“我请你原谅。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

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使小王子感到意外。他站在那里，窘态毕露，罩子举在空中。他不懂这份脉脉温情。“是的，我爱你，”花对他说，“你一点儿不知道，这是我的错。再说也没用了。但是你那时跟我一样傻。努力做个幸福的人……把罩子放回去吧，我不需要。”“但是风……”“我不至于那么容易感冒……夜间清新空气对我有好处。我是一朵花。”

“但是动物……”“我要是想跟蝴蝶交往，就应该让两三条毛虫在我身上爬。我觉得这很美。要不谁来看望我呢？你吗，又远在天边。大动物我一点儿不怕。我有爪子。”她天真地伸出她的四根刺。接着又说：“别磨蹭啦，这挺恼人的。你下决心走，那就走吧。”因为她不愿意小王子看到她哭。这是一朵骄傲的花儿……





## 第十章

他到过小行星 325 号、326 号、327 号、328 号、329 号和 330 号。访问这些星球，首先是找事做，丰富知识。

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位国王，穿白鼬皮紫缎长袍，端坐在十分简朴肃然而威严的宝座上。

“啊！来了一个小百姓。”国王看到小王子，高声大叫。

小王子心想：

“他从没见过我，怎么认出我来的？”

他不知道在国王的眼里，世界最简单不过了。所有的人莫不是他的臣民。

“过来，让我仔细瞧瞧，”国王对他说，他终于做了某一个人的国王，神气十足。

小王子用目光扫射了一下周围，想找个座，可是星球表面被豪华的鼯皮长袍遮得不留一点儿空隙。他只好站着，累了打个哈欠。

“在国王驾前打哈欠，有违宫廷礼节。”国王对他说，“我禁止你这样做。”

“我控制不住，”小王子说时诚惶诚恐，“我从远道来的，没有睡……”

“那么，”国王对他说，“我命令你打哈欠。我已经几年没有见人打哈欠了。我看打哈欠倒是桩新鲜事儿。行！再打。这是一道命令。”

“我紧张……我不能……”小王子脸憋得通红。

“嗯！嗯！”国王回答，“那么我……我命令你一会儿打，一会儿……”

他说话有点儿结巴，显得很气恼。因为国王主要是关心他的权威能否受到尊重。他不容许违抗圣命。这是一个专制的君王。但是，他善良，下达一些合情合理的命令。“我要是命令”他讲得非常流畅，“我要是命令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将军不服从，这不是将军的错。这是我的错。”

“我可以坐下吗？”小王子胆怯地问。

“我命令你坐下，”国王回答，威严地撩了一下白鼬长袍的下摆。

但是小王子奇怪。这颗星球又狭又小。国王能够统治什么？

“陛下……”他说，“原谅我向您提个问题……”

“我命令你向我提个问题，”国王急忙说。

“陛下，……您统治什么？”

“统治一切，”  
国王的回答干脆极了。

“一切？”

国王含蓄地指指自己的星球、其他星球、其他星辰。

“所有这一切？”小王子说。

“所有这一切……”国王回答。



他不但是个专制的君主，还是个宇宙的君王。

“星辰听从您吗？”

“当然，”国王对他说，“我命令它们立即照办。我不容许纪律松弛。”

这么一种权力叫小王子赞叹不止。他自己若有这种权力，他就可以在同一天内欣赏不是四十四次，而是七十二次，甚至一百次，甚至二百次太阳下山。而且不用移动椅子。他想起自己遗弃的小星球，感到有点儿伤心，大胆要求国王赐恩：

“我想看一次太阳下山……恳请王上……命令太阳落下去……”

“要是我命令一位将军摹仿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或者写一部悲剧，或者变成一只海鸟，将军不受君命，错的是他还是我？”

“是您，”小王子肯定地说。

“不错。不能强人所难，”国王说，“权威首先要建立在理性上。要是你命令你的百姓去跳海，他们就会掀起革命。我的命令合情合理，才有权利要人家服从。”

“那么，我的太阳下山呢？”小王子重提了一句，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从来不会忘记追问到底的。

“你的太阳下山，你会看到的。我要求照办不误。但是我要领导有方，就必须等待条件成熟。”

“那什么时候呢？”小王子还问。

“嗯！嗯！”国王回答，“先查询一本大日历，嗯！嗯！那是，将近……将近……今晚七时四十分左右！你会看到我如何令出必行。”

小王子打个哈欠。他惋惜他的太阳下山要吹了，而且已感到有点儿无聊，他对国王说：

“我在这里没事可干。我要走了！”

“别走，”国王说，他有了一个臣民很自负，“别走，我封你做大臣！”

“什么大臣？”

“司……司法大臣！”

“但是没人可以……审判啊！”

“那也没准，”国王对他说，“我还没有巡视过我的王国哩。我很老了，也没有地方停马车，一走路我就累。”

“喔！我可是看过了，”小王子说。俯下身朝星球的另一边又看上一眼。 “那边也没人……”

“那你就审判你自己吧，”国王回答他说，“这最难。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难得多。你能审判自己，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的贤人。”

“我，”小王子说，“我在哪儿都能审判自己。我不需要住在这里。”

“嗯！嗯！”国王说，“我相信在我星球的某个地方有一只老耗子。我在夜里听到的。你可以审判这只老耗子。你隔一段时间判它死刑。这样它的生命取决于你的裁决。但是，你每次都赦免它，把它省下来。因为只此一个。”

“判死刑，”小王子说，“这不是我的爱好。我想我还是走吧。”

“不行，”国王说。

但是，小王子已经整装待发，还不愿叫老国王难过：

“陛下希望令出必行，一刻不误，那就请下达一条合情合理的命令。命令我——比如说——在一分钟内离开。我觉得条件是成熟的……”

国王一言不发，小王子先迟疑了一下，接着叹口气，启程走了。

“我派你去当大使，”国王忙不迭地大叫。他的外表威严堂堂。

“大人真是怪，”小王子一路上自言自语。



## 第十一章

第二颗星球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啊！啊！一位崇拜者来访啦！”爱虚荣的人一见小王子就远远喊了起来。

因为，在爱虚荣的人看来，其他人都是崇拜者。

“您好，”小王子说，“您的帽子真怪。”

“这是敬礼用的，”爱虚荣的人说，“人家向我欢呼时，我敬礼用的。可惜，这里没人来。”

“什么？”小王子没有听懂。

“拿你的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建议。

小王子拿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举起帽子谦逊地敬礼。

“这比访问国王有趣。”小王子想。

他又开始拿两手对拍。爱虚荣的人又举帽子敬礼。

鞠躬如仪五分钟后，小王子厌倦了这种单调的游戏。他说：

“要你放下帽子应该怎样做？”

但是爱虚荣的人充耳不闻。爱虚荣的人听见的只是一片赞扬声。

“你对我真的崇拜之至吗？”他问小王子。

“什么叫‘崇拜？’”

“‘崇拜’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长相最俊、衣着最美、家财最富、头脑最灵的

“但是你的星球上只有一个人啊！”



“请勿推辞。依然崇拜我吧！”

“我崇拜你，”小王子微微耸肩，“这对于你又有什么值得乐的呢？”

小王子走了。

“大人真是怪得没治，”他一路上只是对自己这么说。



第十二章

下一颗星球上住着酒鬼。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却使小王子闷闷不乐了很久。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看到酒鬼一声不吱地坐着，面前放着一堆空瓶子，一堆满瓶子。

“我喝酒，”酒鬼丧着脸回答。

“你为什么喝酒？”小王子问。

“为了忘记。”酒鬼回答。

“忘记什么？”小王子问，已经可怜他了。

“忘记自己难为情。”酒鬼低下头承认不讳。

“难为情什么？”小王子还问，想帮助他。

“难为情喝上了酒。”酒鬼说完，再也不吭声了。小王子走开了，困惑不解。

“大人真是怪得太没治了，”他一路上自言自语。





第十三章

第四颗星球是一个商人的星球。在小王子到达时，这个人忙得没时间抬起头。

“您好，”小王子对他说，“您的香烟灭了。”

“二加三是五。五加七，十二。十二加三，十五。你好！十五加七，二十二。二十二加六，二十八。没时间点烟。二十六加五，三十一。喔唷！总数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个什么？”

“？你还没走？五亿零一百……我也弄不清了……我那么多工作。我是个正经人，我，不爱把说废话当玩儿。五加二。七……”



“五亿零一百万个什么？”小王子又问，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从不轻易放过。

商人抬起头：“我住在这颗星球上五十四年，只有三回遭到打扰。第一回是二十二年前，天知道从哪儿掉下一只金龟子，轰隆一声，我加法中出了四个错。第二回是十一年前，我患关节炎。我缺乏锻炼。我没工夫闲逛。我是个正经人。第三回……就是这一回。我那时说的是五亿零一百万……”

“是什么？”

商人知道他别指望有安宁的日子了：

“有时在天空看到的東西。”

“蒼蠅？”

“不，發亮的小東西。”

“蜜蜂？”

“不。叫閑人想入非非的金色小東西。但是我  
是個正經人！我沒工夫想入非非。”

“啊！星星？”

“就是這個。星星。” “你拿五億顆星星做什  
麼用？” “五億零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七百三十一顆。  
我是一個正經人，講究精確無誤。”

“你拿星星做什麼用？”

“我做什麼用？”

“是啊。”

“什麼都不做。我就是占有。”

“你占有星星？”

“是的。”

“但是我見過一位國王，他……”

“國王不占有。他們‘統治’。大不相同。”

“你占有星星又怎麼樣呢？”

“我就富了。”

“富了又怎么样？”

“我买进别的星星，要是有人找到的话。”

“这个人，”小王子对自己说，“想问题有点儿像我的那个酒鬼。”

可是他还要提问题：“怎样才能占有星星？”

“它们属于谁？”商人恶声恶气地反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它们不属于谁。”

“那就是属于我，因为我是第一个想到的。”

“想到就可以啦？”

“当然。你发现一颗谁都不属于的钻石，这颗钻石就属于你了。你发现一座谁都不属于的岛屿，这座岛屿就属于你了。你有了一个想法，就可以申请专利：想法属于你的。我占有星星，因为在我以前没有人想到去占有它们。”

“这倒是真的，”小王子说，“你占有了做什么用？”

“我经营。我数上一遍，再数一遍，”商人说。

“这是件难事。但我是个正经人！”

小王子还不罢休：

“我占有一条围巾，把它围在脖子上，带着走。我占有一朵花，能把它摘下，带着走。你总不能把星星也摘下来吧！”

“不能，但我可以把它们存入银行。”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我把我的星星数目记在一张纸上。然后把这张纸锁在抽屉里。”

“没别的了？”

“齐啦！”

“这好玩，”小王子想，“挺有诗意。但算不上很正经。”

关于正经事，小王子跟大人的想法很不一样。

“我吗，”他还这样说，“我占有一朵花，天天给它浇水。我占有三座火山，每星期给它们打扫。我也打扫那座死火山。以后的事难说。我占有了火山和花，对我的火山和花做有益的事。但是你对星星做不出有益的事。”

商人张口结舌，找不出话回答，小王子走了。

“大人真是太离谱了，”他一路上只是自言自语说这句话。



第十四章

第五颗星球非常奇特。它是群星中最小的一颗。面积仅够容纳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小王子无法解释，茫茫太空中，在一颗没有房屋、没有居民的星球上，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干什么用。可是他心里对自己说：“可能这个人的行为荒谬。可是决不会比国王、爱虚荣的人、商人、酒鬼更荒谬。至少他的工作有一种意义。他把灯点着，好比添上了一颗星或一朵花。他把灯熄灭，是让花朵或星星睡觉。这是一件很美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有益的，因为它美。”

走近星球时，他向点灯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你好！你刚才怎么把灯熄了？”



这颗星球仅够容纳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

---

“这是规定，”点灯人回答，

“早晨好。”

“什么规定？”

“熄灯的规定，晚上好，”他点上灯。

“但是你刚才怎么又把灯点着了？”

“这是规定，”点灯人回答。

“我不懂，小王子说。

“没什么要懂的，”点灯人说。“规定就是规定。早晨好！”

他把他的路灯又熄了。

然后用一块红方格手绢擦额上的汗水。

“我的工作真是不堪忍受。从前，干这工作按部就班。早晨熄，晚上点。白天的其余时间我休息，晚上的其余时间我睡觉……”

“后来规定变了？”

“规定没变，”点灯人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星球一年比一年转得快，规定还是没变。”

“又怎么样呢？”小王子说。

“现在每分钟转一圈，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也没有。每分钟要熄一次，点一次。”

“没这回事吧！你这里一天只有一分钟？”

“怎么没这回事，”点灯人说。“我们已经聊了一个月啦！”

“一个月？”

“一个月。三十分钟。三十天。晚上好！”

他点燃他的路灯。

小王子望了他一眼，爱上了这个点灯人，他多么忠诚地执行规定。他想起，从前他移动椅子就可赶上太阳下山。他愿意帮助他的朋友。

“你知道……我有一个办法，能使你要休息就休息……”

“我正求之不得，”点灯人说。

因为这样使人既可忠于职守，又可偷懒。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星球那么小，跨三步就可绕一圈。你走得慢，太阳始终在你头上。你要休息你就走……你要白天多长就有多长。”

“我占不了便宜，”点灯人说，“生活中我爱的是睡觉。”

“那太不巧了，”小王子说。

“太不巧了，”点灯人说，“早晨好！”

他熄了他的路灯。

“这个人，”小王子赶了一段路，自言自语，“这个人会被其他人——国王、爱虚荣的人、酒鬼、商人——瞧不起。可是依我看，只有他还不可笑。可能是因为他顾到的不是他自己。”

他哀叹一声，心想：

“那人是惟一可以做我朋友的人。但是他的星球实在太小了，搁不下两个人……”

小王子不敢承认的是，这颗得天独厚的星球他舍不得离开，主要是因为二十四小时内有一千四百四十次太阳落山。



第十五章

第六颗星球要比上一颗大十倍，住着一位写大部头著作的老先生。

“咦。来了一位探险家！”他看见小王子，叫了起来。

小王子坐到桌前，有点儿气喘。他赶了那么多路！

“你从哪儿来？”老先生问他说。

“这是一本什么大书？”小王子说，“您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地理学家，”老先生说。

“什么叫‘地理学家’？”



“一位学者，知道哪里有海洋、河流、城市、山和沙漠。”

“很有意思，”小王子说。“这总算是一桩真正的工作！”

他在地理学家的星球上东张西望。他还没见过那么气象峥嵘的星球呢。

“您的星球真美。这里有海吗？”

“我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啊！”小王子扫了兴，“山呢？”

“我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城市、河流、沙漠呢？”

“我都没法知道，”地理学家说。

“您还是个地理学家哩！”

“一点不错，”地理学家说，“但我不是勘探工作者。我就是需要勘探工作者。地理学家计算城市、河流、山脉、海洋和沙漠的数目。地理学家太重要了，不能到处去逛。他离不开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的在办公室接待勘探工作者，询问他们，记述他们的回忆。要是其中一位的回忆引起他的兴趣，地理学家就叫人调查他的品德。”

“那干吗？”

“不说实话的勘探工作者会给地理书造成灾难。还有酒喝多了的也会。”

“怎么会？”小王子说。

“醉汉看到的東西是重叠的。那样，原本一座山的地方，地理学家会标上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小王子说，“他成不了合格的勘探工作者。”

“这很可能。当勘探工作者的品德证实不错时，就调查他的发现。”

“到原地调查？”

“不。这太复杂了。但要勘探工作者提供证据。比如发现了一座山，就要求他带回几块大石头。”

地理学家突然兴奋起来：

“你从远方来的！你是勘探工作者！给我谈谈你的那颗星球！”地理学家打开地舆笔记，削尖他的铅笔。勘探工作者的口述先用铅笔记录。等待勘探工作者提供证据后，再用钢笔誊写。

“谈吧？”地理学家问。

“哦！我的家，”小王子说，“不怎么有趣，一丁点儿大。我有三座大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但是以后的事难说。”

“以后的事难说，”地理学家说。

“我还有一朵花。”

“花我们不编录的，”地理学家说。

“为什么不编？她最美了。”

“因为花瞬息即逝。”

“什么叫‘瞬息即逝’？”

“地理书，”地理学家说，“是一切书籍中最珍贵的书籍。永远不会受时代的淘汰。山脉移位是极罕见的。海洋干涸也是极罕见的。我们只写千古不变的东西。”

“但是死火山可能会复苏，”小王子说。“什么叫‘瞬息即逝’？”

“火山不论死了还是复苏，对我们是一回事，”地理学家说。“对我们重要的是山。山不会变。”

“但是什么叫‘瞬息即逝’？”小王子又说了一句，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向来要追问到底。

“意思是‘濒临灭绝的威胁’。”

“我的花也濒临灭绝的威胁吗？”

“当然。”

“我的花会瞬息即逝，”小王子自言自语，“她只有四根刺保护自己对付世界。而我还把她孤零零地撂在家里。”

这是他头一回感到悔恨。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问：

“您说我还可以上哪儿访问？”

“地球，”地理学家回答，“地球遐迩闻名。……”

小王子走了，惦念着他的花。



第七颗星球才是地球。地球可是颗不同凡响的星球。地球上有一百一十一位国王(当然没有忘记算上黑人国王)，七千位地理学家，九十万个商人，七百万个酒鬼，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虚荣的人，也就是说差不多二十亿个大人。

为了让你们对地球的面积有个概念，我对你们说，电发明以前，六大洲上需要维持一支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个点灯人组成的真正大军。

从远处眺望，雄伟壮观。这支军队的动作像芭蕾舞剧一样井然有序。首先上场的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的点灯人。这些人点燃路灯以后就去睡觉了。于是，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加入行列，接

着他们也潜入后台。于是，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然后是非洲和欧洲的。然后是南美洲的。然后再是北美洲的。他们进场的顺序从来不乱。真是浩浩荡荡。

只有北极一盏路灯的点灯人和他在南极一盏路灯的同行，过着悠闲懒散的生活：他们一年工作两次。

。



一个人想卖弄聪明，说话总掺点儿假。我跟你们谈到点灯人时，也不是很老实的。我担心给没见过我们星球的人造成一种假象。人在地球上占的位置很小。散居在地球上的二十亿居民，要是群众大会上挨在一块儿站着，可以松快地呆在二十英里见方的一片广场上。太平洋中最小的岛屿也堆得下全人类。

大人当然不会信你们的话。他们满以为自己占很多位置，把自己看成是猴面包树一样的庞然大物。那就劝他们算一算。他们崇拜数字，提到计算他们就来劲了。但是，你们别把时间花在这种麻烦事上。纯属多余。你们要相信我。



小王子踏一地球，看不到一个人影，大为惊异。他正怕走错了星球，这时一个月白色圆环在沙地上蠕动。

“晚上好，”小王子叫了一声。

“晚上好，”蛇说。

“我落在哪颗星球上啦？”小王子问。

“地球。在非洲。”蛇回答。

“啊！……地球上不住人吗？”

“这里是沙漠。沙漠中没有人。地球很大。”蛇说。

小王子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举目观望天空，说：

“我想，星星亮晶晶的，是不是让每个人有一天找到自己的那颗。瞧我的那颗星球，正在我的头顶上……但是多远哪。”

“它很美，”蛇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跟一朵花闹上了别扭，”小王子说。

“啊！”蛇说。他们都不说话。

“人在哪里？”小王子又说，“在沙漠中有点儿孤独……”

“跟人一起也孤独。”蛇说。

小王子望了他半天，最后对他说：

“你是个奇异的动物，才手指那么粗……”

“但我比国王的手指还强大，”蛇说。

小王子笑了一笑：

“你并不强大……你连脚掌也没有……你不能走远路。”

“我比船还能送你上远路，”蛇说。

他盘在小王子的踝骨上，像根金镯子。又说：

“我碰上谁，就可把谁打发到来的路上去。但是你纯洁，你是从星上来的……”

小王子没有回答。“你那么娇弱，来到这花岗岩的地球上，叫我动了恻隐之心。有一天你实在想念自己的星球，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

“哦。我全明白，”小王子说，“但是你说话怎么老像谜语似的？”

“谜底我个个能解，”蛇说。他们都不说话了。





第十八章

小王子穿过沙漠，只遇到一朵花。一朵微不足道的花，只有三枚花瓣……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花说。

“人在哪里？”小王子彬彬有礼地问。

花有一天见到一群骆驼队走过：

“人？我相信有那么六七个。看见也有几个年头了。但是谁也不知往哪里去找。他们随风飘零。他们没根，这使他们受了  
不少苦。”

“别了。”小王子说。

“别了。”花说。





**第十九章**

小王子登上一座高山。他以前仅见过三座膝盖一般高的火山。把死火山当凳子使用。“站在这么一座高山上，”他自言自语，“我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和所有的人……”但是他看到的只是峻峭的山峰。

“你们好，”他随便喊了一声。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回声答应说。

“你们是谁？”小王子说。

“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回声答应说。

“做我的朋友吧，我是一个人。”他说。

“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回声答应说。

“多么奇怪的星球。”他接着想，“到处干巴巴的，峻峭的，带成腥味儿的。人缺乏想象力。人家说什么，他们说什么……我家里的一朵花，她总是第一个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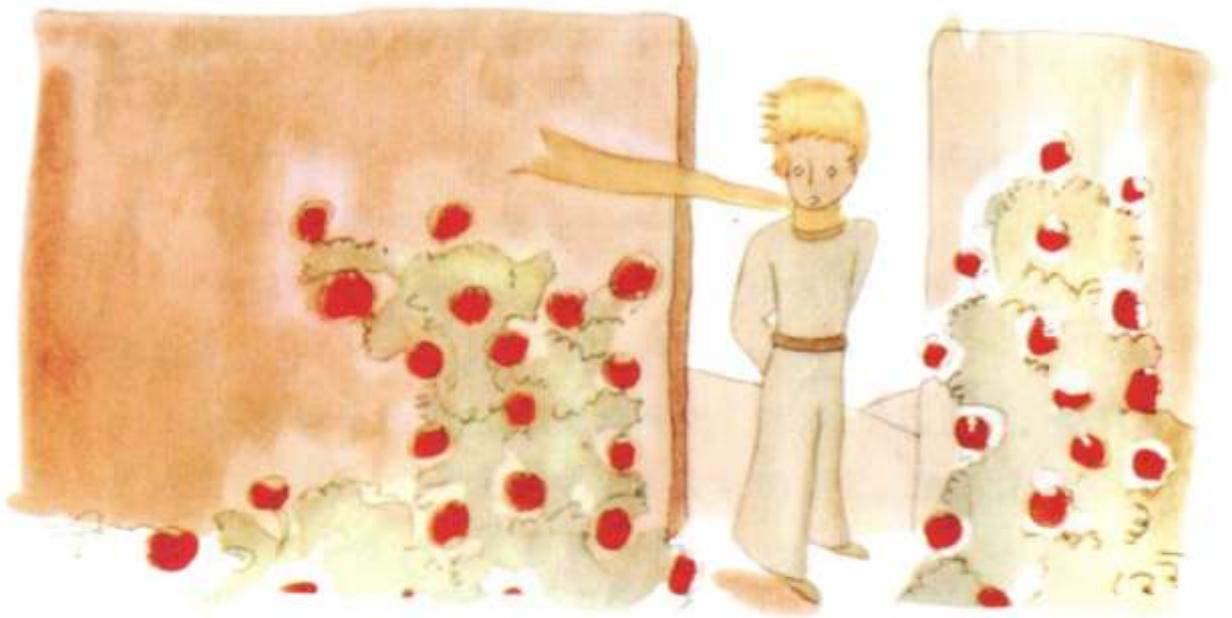
“我一眼可以看到到星球和所有的人……”

但是他看到的只是峻峭的山峰。



## 第二十章

小王子在沙漠、山岭、雪地中长途跋涉后，终于发现一条路。条条路都是通向人的。“你们好。”他说。这是一座盛开的玫瑰园。



“你好。”玫瑰花说。

小王子望了一眼。她们无一不跟他的那朵花相像。他吃了一惊，问她们：

“你们是谁？”

“我们是玫瑰花。”玫瑰花说。

“啊！”小王子说……

他非常伤心。他的花对他说过，宇宙中仅有她一朵。然而，这里，单是一座花园里，就有五千来朵，朵朵相像。

“她要是看到这个景象，”他自言自语，“又要发火了……又要咳个不停，寻死觅活地给自己遮羞。我又得假装体贴。因为，要不然，为了出我的丑，她真会让自己死去的……”

他还对自己说：“我以为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很满足，其实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这个，加上三座膝盖一般高的火山，其中一座很可能永远喷不出火，我成不了一位伟大的王子……”他伏在草地上呜呜哭了。



第二十一章

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说。

“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转过身，但什么也没看见。

“我在这里。”声音说，“苹果树下……”

“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

“我是狐狸。”狐狸说。

“来跟我玩吧。”小王子向他提出，“我很伤心……”

“我不能跟你玩，”狐狸说，“我没经过驯养。”

“啊！对不起，”小王子说。

但是，想了一想，他又说：



“什么叫‘驯养’？”

“你不是本地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人。”小王子说，“什么叫‘驯养’？”

“那些人，”狐狸说，“他们有枪，他们打猎。讨厌极了！”

“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什么叫‘驯养’？”

“这件事记得的人不多了，”狐狸说，“意思是：‘建立感情联系’……”

“建立感情联系？”

“不错，”狐狸说。“你对我不过是一个男孩子，跟成千上万个男孩子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只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我，咱们俩就会相互需要。你对我是世上惟一的。我对你也是世上惟一的……”

“我开始懂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相信她把我驯养了……”

“这可能，”狐狸说，“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事都有……”



“喔！这不是在地球上。”小王子说。

狐狸不胜诧异：

“在另一颗星球？”

“是的。”

“那颗星球有猎人吗？”

“没有。”

“哈，这有意思！鸡呢？”

“没有。”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狐狸叹口气。

但是狐狸又回到原来的想法：

“我的生活单调枯燥。我追鸡，人追我。所有的鸡都是相像的，所有的人也是相像的。我有点儿厌了。但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会充满阳光。我听得某个脚步声不一样。别的脚步声叫我钻入地下。你的脚步声好比音乐，引我走出洞穴。还有，你看。那边的麦田，你看见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是没用不着。麦田引不起我的遐想。这很不幸。但是你有金黄色头发。你驯养我后，事情就妙了。麦子，黄澄澄的。会使我想起你。我会喜欢风吹麦田的声音……”

狐狸没说下去，对小王子瞧了好久，又说：

“请你……驯养我吧！”

“我愿意，”小王子回答，“但是我的时间不多。我要找几个朋友，了解许多东西。”



“人只能了解自己驯养的东西，”狐狸说。“现在那些人再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什么啦。他们要东西，都在商店买现成的。可是哪儿也没有供应朋友的商店。人也就得不到朋友。你要朋友，就请驯养我吧！”

“怎样驯养呢？”小王子说。

“这要非常耐心，”狐狸回答，“你先离我远一点儿，像这样，在草地坐下。我用眼梢瞅你，你一句话也别说。语言是误会的源泉。但是，每天，你可以靠近一些坐……”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

“最好在同一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一到三点我就开始幸福了。时 M 愈近，我愈幸福。到了四点钟，我已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你要是想什么时 M 来就什么时间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装扮我这颗心……仪式还是必要的。”

“什么叫‘仪式’？”小王子说。

“这件事记得的人也不多了，”狐狸说，“这就是使某一天不同于其他日子，某一钟点不同于其

他时间。比如说，猎人也有仪式。他们在星期四跟村里的姑娘跳舞。星期四就成为一个美妙的日子。我一直走到葡萄园。要是猎人任何时 M 都可能跳舞，日子天天差不多，我就终年没有闲了。”

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离别的时刻近了：  
啊！……”狐狸说，“我会哭的。”

“这是你的不是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要你难受，但是你要我驯养你……”

“不错，”狐狸说。

“可是你又要哭！”小王子说。

“不错，”狐狸说。

“那又何苦来呢！”

“我不苦，”狐狸说，“有了麦子的颜色。”

接着又说：

“回去看玫瑰花。你会明白，你的那朵花是世上惟一的。你回来再跟我道别，我送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

小王子回去看玫瑰花。对她们说：

“你们跟我的玫瑰花一点儿不像，你们还什么都不是，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谁。你们跟我的狐狸以前一个样。那时，他不过是同成千上万只狐狸毫无两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跟他做了朋友， he 现在是世上惟一的了。” 玫瑰花听了发怔。 “你们漂亮，但是空的，”他还对她们说，“别人不会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也会以为她和你们一样。但是，单是她一朵也比你们全体都宝贵，因为我给她浇过水。因为我给她盖过罩子。因为我给她竖过屏风。因为我给她除过毛虫（留下两三条可以羽化成为蝴蝶）。因为我听过她的埋怨，她的吹嘘，有时甚至她的沉默。因为这是我的玫瑰花。”

他又去找狐狸，说：

“分别了……”

“分别了，”狐狸说，“我的秘密是这样。很简单：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本质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这条真理已经被人忘了，”狐狸说，“但是你不应该忘。对你驯养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

“我对我的玫瑰花负责……”为了记住，小王子跟着念。





“你好，”小王子说。

“你好，”扳道工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王子说。

“我给旅客分类，一千人一拨，”扳道工说。

“载旅客的火车由我调度，有时往右，有时往左。”

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开来，轰隆隆，震得扳道机舱直哆嗦。

“他们匆匆忙忙。在找什么？”小王子说。

“车头上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扳道工说。

另一列灯光明亮的快车从相反的方向开来，轰隆隆。

“他们回来了？”小王子问。

“不是刚才那些人，”扳道工说。“这是对开的车。”

“他们对自己呆的地方不满意？”“人对自己呆的地方永远不会满意。”扳道工说。

第三列灯光明亮的快车也轰隆隆响了。

“他们在追第一批旅客？”小王子说。

“他们什么也不追，”扳道工说。

“他们在车厢里不是睡觉，便是打哈欠。只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张望。”

“只有孩子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小王子说。

“他们花时间跟一个布娃娃玩，布娃娃变得非常重要，给人抢走他们就哭……”

“他们是幸运儿。”扳道工说。



## 第二十三章

“你好，”小王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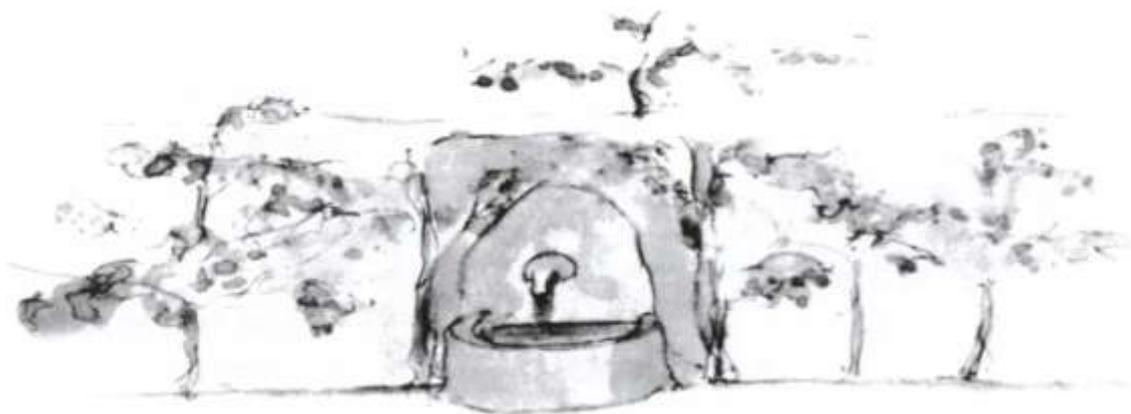
“你好，”一个商贩说。

他贩卖改良解渴药，每周服一丸，不需要再喝水。

“你为什么卖这样的药？”小王子说。

“服了可节省大量时间，”商贩说。

“专家做过统计，一星期可节省五十三分钟。”



“省下这五十三分钟干什么用？”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小王子自言自语。

“要是我省下五十三分钟，我就悠闲自得地朝一口水井走去……”



## 第二十四章

我在沙漠中遇到故障，到了第八天。我一边听关于商贩的故事，一边喝下我储存的最后一滴水。

“啊！”我对小王子说，“你的这些回忆很动人，但是我的飞机还没修好，我喝的东西也光了。我太幸福了，要是我能悠闲自得地朝一口水井走去！”

“我的狐狸朋友……”他对我说。

“小朋友，别谈你的狐狸啦！”

“为什么？”

“人都快渴死啦……”

他听不懂我讲的道理，回答说：

“人有过一位朋友，即使日子不远了，也值。我就很高兴交上了一位狐狸朋友……”

“他对危险心中无数，”我对自己说，“他一向不饿不渴。有点儿阳光就够了……”

但是他瞧了我一眼，针对我的思想回答：

“我也渴……咱们找井去吧……”

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在没有边际的沙漠中漫无目的地找井，岂不是荒谬。不过，我们还是出发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个小时，天黑了，星星开始发光。我因口渴，有点发烧，窥见这些星星，恍若身在梦中。小王子的话在我的记忆中跳舞。

“你也渴，真的吗？”我问他。

但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

“水对心也是有用的……”

我不明白他的回答，但是我没说……我知道不应该向他提问题。

他累了。坐下。我在他身边坐下。一阵沉默后，他又说：

“星星美，是因为有了一朵看不见的花……”

我回答“当然”，便不声不响地望着月光下的沙涛。

“沙漠很美。”他又说。

这话不假。我一直爱沙漠。坐在沙丘上，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有东西在一片寂静中发光……

“沙漠所以美，”小王子说，“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藏了一口水井……”

我惊奇的是我一下子懂得了黄沙中这道神秘的光芒。在我小时候，住在一幢古宅里，传说地下埋着宝藏。当然，没人能够找到，也可能根本没人去找过。但是整幢房子有了一种魅力。我的房子在心灵深处藏了一个秘密……

“是的，”我对小王子说，“不论房子、星星或沙漠，使它美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我很高兴，”他说，“你和我的狐狸看法一样。”

小王子睡着了，我把他抱在怀里，又上路了。我很动感情，像抱着一件脆弱的宝物。仿佛地球上

再也没有别的比他更脆弱了。我借月光望着这个苍白的前额，这双闭合的眼睛，这几绺在风中摇曳的头发，我对自己说：“我看到的只是一具外壳。主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他微张的嘴唇露出一丝朦胧的微笑，我对自己说：“这位睡着的小王子所以那么使我感动，是他对一朵花的忠贞，即使他酣睡的时候，一朵玫瑰花的形象如一盏灯的火焰，在他心中闪光。”我把他想得更脆弱了。灯需要周密保护，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灭……

这样走着，黎明时，我发现了那口井。



“那些人，”小王子说，“他们蜷缩在快车车厢里，但是不知道寻求什么。于是焦躁不安，团团打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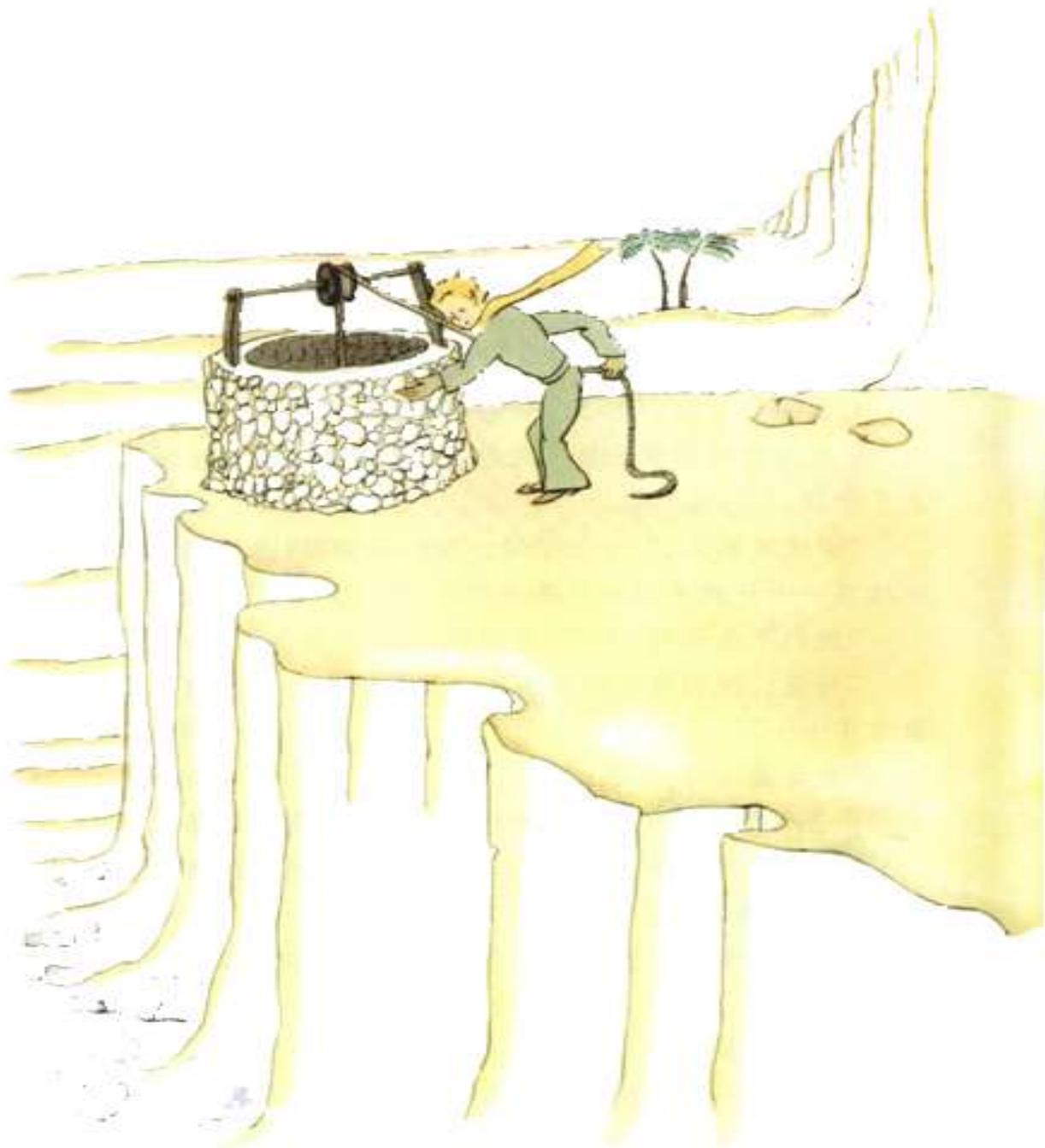
他又说：

“这不值……”

我们找到的那口井不像撒哈拉的井。撒哈拉的井只是在沙地上凿个小洞。这口井像村子里的井。但是前后左右没有村子，我怀疑是在做梦。

“奇怪，”我对小王子说，“都是现成的：辘轳、水桶、绳子……”

他笑了，抓住绳子，转动辘轳。辘轳叫了，好似一只老风信鸡在长睡醒来后的叫声。



“这口井给我们闹晒了，它唱啦……”

“你听，”小王子说，“这口井给我们闹醒了，它唱啦……”

我不愿他使力气，便对他说：

“还是我来吧，对你太沉了。”

我慢慢把水桶举到井口，垂直往下放。耳边不停地响着辘轳的歌声，在摇晃的水中，我看到太阳在摇晃。

“我渴望的就是这个水，”小王子说，“给我喝一口……”

他寻求什么我明白了。

我把水桶提到他嘴边。

他闭上眼睛喝。像节日一般甜蜜。这水不止是一种生命的养料。那是星光下的赶路，辘轳的歌声，我双臂的力量使它诞生。它像一份礼物，使心感到温暖。在我小时候，圣诞树的灯光，子夜弥撒的乐声，微笑的甜蜜，才使我接受的圣诞礼物添上了光辉。

“你这里的人，”小王子说，“在一座花园里培植了五千朵玫瑰花……还找不到自己寻求的东西……”

“他们不会找到……”我回答。

“可是，他们寻求的东西可能就包含在一朵玫瑰花里、少量水中……”

“肯定是这样。”我回答。

小王子又说：“但是眼睛是瞎的，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过了。呼吸顺畅了。日出时，沙的颜色像蜜。这蜜的颜色也叫我幸福。我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你应该遵守诺言，”小王子轻轻地对我说，他又坐在我的身边。

“什么诺言？”

“你知道……给我的绵羊画一只嘴套……我要对这朵花负责。”

我从口袋里取出画稿。小王子看见画稿，笑着说：

“你的猴面包树，有点儿像棵大白菜……”

“哦！”

我对自己画的猴面包树还正得意哩！

“你的狐狸……耳朵……有点儿像角……太长了。”

他又笑了。

“你不公平，小朋友，我以前什么也不会画，除了剖视的和剖不剖视的蟒蛇。”

“哦！挺不错啦，”他说。“孩子们懂得。”

我用铅笔画了一只嘴套。给他时心情沉重：

“你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回答我。对我说：

“你知道，我落在地球上……明天是周年……”

然后，静了片刻，又说：

“我落在这里附近……”

他脸红了一红。

再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忧伤。可是随即想起一个问题：

“这么说来，一星期前，我认识你的那天早晨，你像这个样，孤零零的，在远离人烟一千里的地方游荡，这不是偶然的？你是回到你降落的地点？”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我犹犹豫豫加上一句：

“是为了周年吧？……”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红。他从不回答问题，但是，脸红表示默认，不是吗？

“啊！”我对他说，“我怕……”

可是他回答我：

“你现在应该工作。你应该带着你的飞机离开。我在这里等你。明天晚上再来吧……”

但是我不放心。我想起狐狸。如果让人家驯养了，恐怕要落点儿眼泪……



第二十六章

井边，是一堵年代久远的残垣断壁。第二天晚上，我工作后回到那里，远远望见我的小王子坐在墙上，晃着两条腿。我听到他在说话：

“你真的记不得吗？不完全是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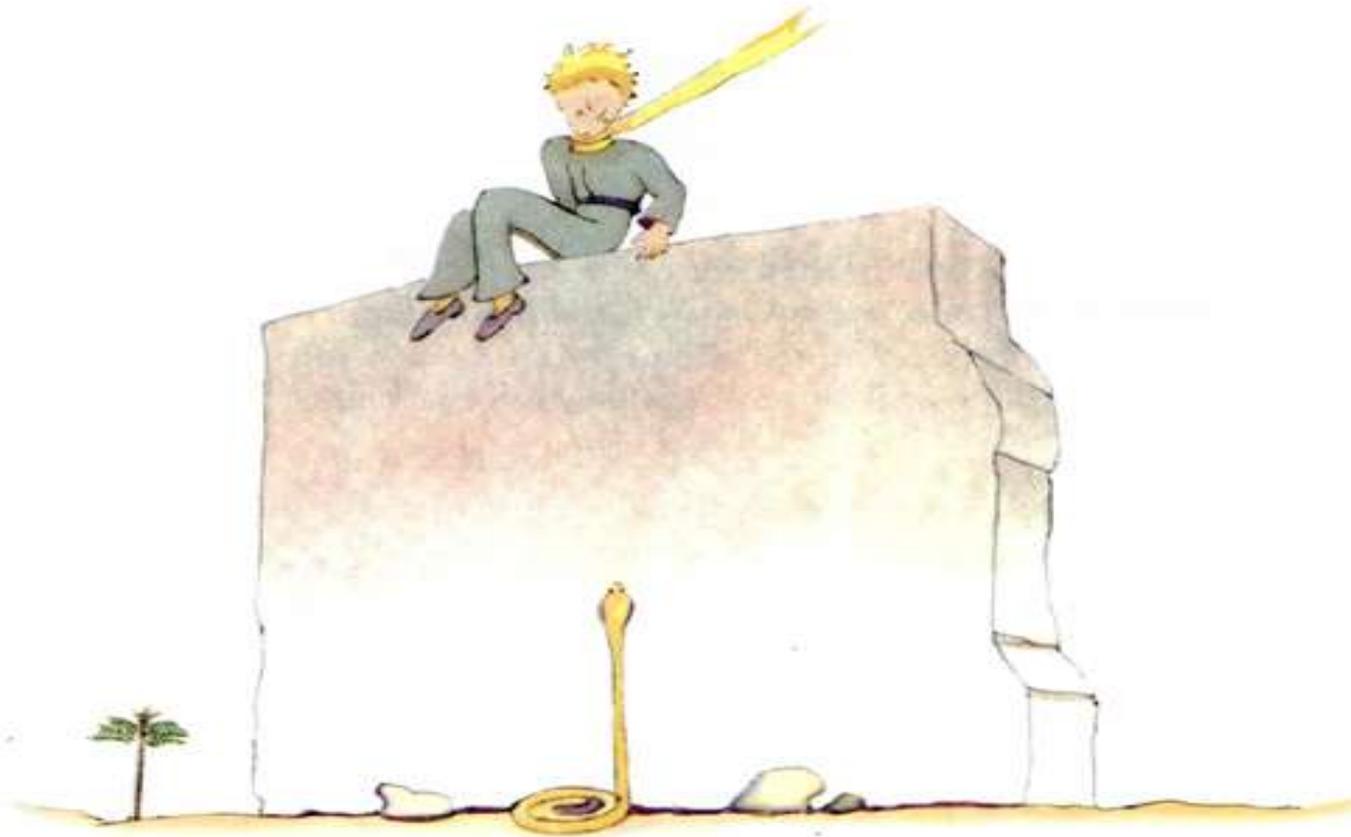
无疑另有一个声音做了回答，因为他反驳说：

“没错！没错！日子是对的，但是地点不是这里……”

我继续朝墙走去。还是没瞧见也没听见有什么人。可是小王子又争辩：

“……当然。你会看到沙上脚印是从那儿开始的。你在那边等着我就行了。我今晚来。”

我离墙二十米，还是一无所见。



“你的毒液灵验不灵验？我痛苦的时间肯定不会长  
吗？”

小王子停了半晌，又说：

“你的毒液灵验不灵验？我痛苦的时间肯定不会长吗？”

我站住了，心一揪，但是没有听懂意思。

“现在，走吧，”他说，“我要跳下地了。”

这时，我低下头往墙脚看，吓了一跳！那里，朝着小王子竖起头的是那种三十秒内便致人死命的黄蛇。我一边搜口袋掏枪，一边飞奔过去。但是蛇听到我的脚步声，身子在沙里轻轻一滚，像颓然跌落的水柱，接着，发出一阵低微的金属声，从从容容钻进了石缝。

我跑到墙前，恰好抱住了我的宝贝王子，他像雪一样苍白。

“究竟怎么一回事！你居然跟蛇说话！”

我解开他从不离身的金色围巾，湿了湿他的太阳穴，给他喝了点儿水。现在我再也不敢向他问长问短了。他严肃地看我一眼，两臂环抱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如同中弹濒死的小鸟的心一样，剧烈地跳动着。他对我说：

“我很高兴，机器的毛病你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是来告诉他，出乎一切预料，我的修理工作竟然成功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说：

“我也是，今天回家……”

然后，郁郁不乐地：

“要远得多……难得多……”

我感到不寻常的事要发生了。我把他当孩子似的搂在怀里，可是我觉得他直往深渊下坠，我没法拽住他……

他的目光严肃，落在很远的地方。

“我有你的绵羊。我有绵羊住的箱子。我有嘴套……”

他苦笑。我等了好久。感到他身上一点点儿回暖：

“小朋友，你那时害怕了……”

他当然害怕。但是他温柔地笑笑：

“今晚我更怕……”

又一次，这种天命难违的想法叫我周身冰冷。我明白，今后再也听不到这笑声会使我受不了。对我来说，他的笑声犹如沙漠中的一口井。

“小朋友，我还要听你笑……”

但是他对我说：

“今夜，一周年了。我的那颗星正好对准我去年降落的地点……”

“小朋友，蛇、约会、星星的故事，是场噩梦吧……”

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对我说：

“主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不错……”



“花，也是这么回事。你若爱上了某个星球上的一朵花，夜间凝望天空有多美。每颗星都开上了花。”

“不错……”

“水，也是这么回事。你给我喝的水，用辘轳和绳子提的，咕噜噜像一首乐曲……你会记住的……甜在心里。”

“不错……”

“夜里，你望星星。我的那颗太小了，我没法指给你看在哪儿。还是这样好。我的星对你说来是群星中的一颗。那样，每颗星你都爱望……它们都是你的朋友。我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啊！小朋友，小朋友，我喜欢听的是这笑声！”

“这恰是我要送你的礼物……水，也将是这么回事……”

“你什么意思？”

“人人都有星星，但又不完全相同。对旅途中的人，星星指引道路。对另一些人，星星只是几团

微光。对学者，星星是难题。对我的商人，星星是黄金。但所有这些星都是不出声的。你有的星是别人没有的……”

“你什么意思？”

“你夜里望天空，因为其中一颗星上有了我，因为其中一颗星上有我在笑。对你来说，所有的星仿佛都在笑。你有会笑的星星。”

他又笑了。

“当你平静了(人总会平静的)，你会高兴交上了我。你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想跟我一起笑。你有时打开窗子，像这样，散散心……你的朋友看到你望着天空笑，会很奇怪。那时，你告诉他们：‘是的，我见了星星总是要笑！’他们以为你疯了。是我给你耍了个恶作剧……”

他又笑了。

“好比我给你的不是星星，是一串串会笑的小铃铛……”

他又笑了。接着，他正色说：

“今夜……你知道……你不要来。”

“我不离开你。”

“我的神色不会好看……有点儿要死的样子。像这个样。不要来看，没有必要。” “我不离开你。” 但是他上了心事。 “我对你说这话……也由于蛇。别把你给咬了……蛇，心眼儿不好。没事也会咬人……” “我不离开你。” 但是又有什么使他放了心：“可也是，蛇咬第二口就没毒了……”

这天夜里，他动身我没有看见。他悄没声地偷偷先走了。我追上时，他步子又坚定又快。他只是



淡淡地对我说：

“啊。你来了……”

他握住我的手。但是，他又苦恼了：

“你不应该来。你会难过的。我样子像死，这不是真的死……”

我不说话。

“你要明白。这太远了。我没法带了这个躯体走。这太沉了。”

我不说话。

“像蜕下一层旧的外壳。蜕皮，没什么好伤心的……”

我不说话。

他有点儿丧气。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

“你知道，这样亲。我以后也望星星。每颗星都成了一口带锈辘轳的水井。每颗星都倒水给我喝……”

我不说话。

“太有趣了。你有五亿个小铃铛，我有五亿口井……”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哭了……

“就是这里。让我一个人往前走一步……”

他坐下，因为他害怕。他又说：“你知道……我的那朵花……我要负责的。她那么娇弱。那么幼稚。她只有四根小刺，保护自己对付全世界……”

我也坐下，因为我站不住了。他说：

“好……没别的要说了……”

他还有点儿迟疑，然后站起身。走上前一步，我一步也动不了。

他的踝骨旁边闪过一道黄光。霎时 M 他动也不动。没有呼喊。他像一棵树似的缓缓倒了下去。一点儿声息没有，因为遍地是沙。



第二十七章

现在，当然，已经六年过去了……我还没对别人讲起过这件事。跟我见过面的朋友看到我活着回来，十分高兴。我很忧伤，但是我对他们说：“是累了……”

现在，我多少平静下来了。也就是说……还不完全平静。不过我知道他回到了自己的星球，因为日出后我没有找到他的躯体。这不是一具很沉重的躯体……我喜欢在夜里听星星。好像五亿个小铃铛……

但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给小王子画的那只嘴套，我忘了配一根皮带。他决不能把套子

系上羊嘴。于是，我问自己：“他的星球会发生什么呢？可能绵羊把花吃了……”

一会儿，我对自己说：“肯定不会。小王子每夜把花放进玻璃罩，严密监视他的绵羊……于是，我幸福了。所有的星星都轻轻笑了。”

一会儿，我对自己说：“人难免疏忽，一次就够了。或是一天晚上他忘了玻璃罩，或是绵羊趁黑夜不声不响溜出来……”于是，一个个小铃铛变成了一颗颗眼泪……

真是个难解的谜。在某个虚无飘渺的地方，一朵玫瑰花被一只咱们没见过的绵羊吃了还是没吃，



宇宙中的一切对于爱小王子的你们，如同对于我，都会不一样。

请仰望天空。问一声自己：绵羊把玫瑰花吃了还是没吃？你们会看到一切怎样起变化……

然而，竟没有一个大人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这，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也最凄凉的景色。上一页跟它前一页的景色是一样的。我再画上一遍，是为了引起你们注意。这里，就是小王子在地球上出现，然后又消失的地方。有一天，你们若去非洲沙漠旅行。请仔细认一认这个景色，免得当面错过了。你们若有机会经过那里，我请求你们，不要匆



匆离去，在这颗星下守候片刻。倘若有个孩子走到你们跟前，倘若他在笑，有一头金发，不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你们就可猜到他是谁了。那时，劳驾你们。不要让我老是这么忧伤，赶快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

全文完

图书模板由爱书网 [www.ilovebook.cn](http://www.ilovebook.cn) 提供